

歷
史
與
空
間

透視灞橋

杜鵬霄

我突然覺得灞橋之於我，瞬間變得陌生起來。一切都在夢靨之中，水也生了，橋也生了，那林立的高樓彷彿也不曾相識。

我很是為一瞬間的思維嚇了一跳，我會不認識灞橋麼？我來往於灞橋和城區之間，可說也有三十年的光景了，無數次地走過那座古老而窄小的水泥橋，看過河中飛翔的白鷺，岸上覓食的牛羊，河中翻捲的浪花，田家灣麥浪翻滾，果林飄香；也看着這座城，在灞河兩岸邊，決然崛起，怎樣經過煉獄般的鍛造，從一個不起眼的郊區村落蛻變為一個現代都城，盤旋的堡壘子立交，芭蕾舞者般挺立在南來北往，東行西去人的視野裡，這蛻變，當是一代又一代灞橋人的傑作。傑作的背後，亦彰顯着一種艱苦創業的精神。我看在眼中的，入到心裡的，並不是灞橋的真邊。外在的景象，常常留在記憶深處，內在的卻流淌在血脈當中。幾十年間我記着灞橋的靚麗外貌，卻對灞橋的神髓留存甚少，這近乎悖論，生活在灞橋邊上的人竟然對灞橋陌生起來，莫不是一個失意患者發出一聲嘆語般的呢喃？是一個詩意般的下午，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揮灑在我們品茶的几案上，幾株栽植在庭院中的景觀樹，在和煦的晚風中蓬勃地向上生長，充滿生機。電燈也點亮起來，與夕陽同輝。在縷縷飄向天際的清淡茶霧中，熟知灞橋歷史的景昌先生，給我展開了一張畫卷，透視了一個古老而深邃的灞橋。



灞橋歷史底蘊豐富。網絡圖片

灞橋歷史底蘊豐富。陵，陵內依瀚海星河模樣修築地宮，完成一個視死如生的觀念。唐初，李淵將至壽終，宰相奏議此事時，李世民御批了：「依秦漢制度，堆土為陵葬之。」於是李淵的陵墓，也似秦陵一樣，就地起一個高堆安臥地宮。而依山為陵的唐陵形制，是從李淵百年之後起始的。灞橋是一座里程碑，為後來的陵寢制度打開了一束亮光。咀嚼個中歷史，不由得讓我們穿越幽暗的歷史隧道，再見了灞原上，那一絲閃亮的文明。

歷史是流淌在紙張和文字之間的河流，這河流，流經了竹簡和木簡，翻越了甲骨、金文、摩崖、石鼓字體等等材質的源頭，經歷了正草隸篆行的嬗變，走進了用紙書寫的文明時代，又向着現代文明的遠景流去。無疑，紙的發明是世界文明史中的奇蹟。我們無不記得蔡倫造紙為鼻祖，殊不知，1957年2月，灞橋磚廠取土時，發現了一張武帝前期的灞橋紙，承載着灞橋的文明，行走在世人面前。據載，灞橋紙的發現，把我國造紙術向前推移了幾百年，乃世界文明史的重大貢獻。莽崑崙，橫空出世，誰會記得？

灞柳飛雪，那是春天的一道風景，如雪的柳絮飛舞在灞河兩岸，漫天飄舞；折柳相送，是一個美好的習俗，友人相別而去，折一枝灞柳，送予友人，願君更像灞柳柳，生生不息出新芽。這美麗的自然景觀和古老的習俗，都演繹在這座古老的石橋上。可是，隋唐灞橋今何在？水淹土埋河灘中。飛雪折柳還有無？只留飛雪仍依舊；行進在現今的灞橋上，我們很難想到在這條河流中，還有一座被歷史長河淹沒了的隋唐橋，只是在一次洪水氾濫中，才讓這座傳奇般的灞橋重見天日。沒有這次洪水，我們絕不能知道在灞河的河床下還沉睡着一個古老的傳說，承載着厚重的歷史，向着現代文明嫻嫻而來。

一個半坡，一座石陵，一張灞橋紙，一座灞橋，還有那個劉項爭霸時的還軍灞上，都是灞橋的風景苑，而在這諸多的風景苑中，讓我能知道的有幾多？除卻一本《白鹿原》和還軍灞上的故事外，我都迷離失聰，不能醒悟了。我謝了景昌先生，卻有這樣的感慨：我常從這些古老文明和現代文明交匯的縫隙中穿過，卻無力穿透灞橋厚重的歷史，把角角落落看個究竟。但願目力所及，不僅僅是灞橋的今生來世，還得回溯厚重的前生，讓灞橋的文明充滿空白的記憶！

那座如翺如翔的半坡立交，是灞橋的現代作品，跨越時代，走向未來，一個標誌性的建築。不唯現代的灞橋人作如斯想，那個沉睡了幾千年的半坡人，也驚異地看着遠去的車影，向着文明、富裕的康莊道上奔去。半坡人，生活在仰韶文化時代，他們倚灞河而居，成就了一個久遠的先民時代。他們燒造炊器，打造生活居室，在山裡狩獵，在灞河中漁獵，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情之所至，月圓之夜，圍坐在土屋前，遙想着天宮裡一定住有一個名叫嫦娥的女子，和一個名叫吳剛的漢子，坐在桂花樹下，也像自己盯視他們一樣，遙望着這個村落。半坡人從仰韶時代走來，創造了燦爛的黃河文明，自然也帶給了灞橋的農耕文明，這文明跨越幾千年，流淌在秦人的血脈中。誰會意識到這些灞橋的先民，此刻卻靜靜地沉睡在灞橋河畔，透過人魚盆鉢向匆匆而過的人們展示當年他們生活的一角。

距半坡幾千餘年後，漢朝的薄太后安臥在了灞河河畔，不久她的兒皇與寶太后也安臥於此。也許依照昭穆之制把這兩座陵墓修建在崑崙山下，含有「東望吾子，西望吾夫」的意義，因山為陵，不復起墳，卻開啟了中國陵寢制度「因山為陵」的先河。秦漢以降，帝王陵寢堆土為陵，唐初以前，概莫能外。那座至今矗立在驪山腳下的秦陵，史載，發幾十萬民夫，歷十幾年風雨，堆土為

字裡行間

黃仲鳴

丁珮與李小龍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李小龍突然離世，死因成謎；後來連死亡地點也遭媒體踢爆，非昏迷於自己家中，而是斃星丁珮床上，如此爆炸新聞，頓時轟動國際。當年我剛入行，出版社老闆立即號令上下，炮製特輯，搶聞出版。所謂特輯，無非是剪剪貼貼，抄抄寫寫，胡亂推測，拼湊而成，居然一出街，五萬本頃刻銷光。而坊間的特輯，更是鋪天蓋地，賣個滿堂紅。

李小龍之死，矛頭直指丁珮。多少年來，受盡謾罵。四十年後，丁珮終走出來面對群眾、龍迷，細述李小龍死因，和與李小龍那一段情。李小龍忌日四十二周年，出版了由她口述、圓太極執筆的《李小龍和我的舊時光：半生修行，一生懷念》。她在〈自序〉中說，「遇到了李小龍，人生開始一百八十度轉變！奇妙的感覺（可能是世間人說的愛情吧），巨大的力量，我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了！」在這部書裡，丁珮坦言深愛李小龍；而關於他的猝死：

「那天李小龍說頭痛之後她的確是給他服藥了，不是阿司匹林，更不是春藥，而是止痛藥EQUAGESIC。」

當年坊間傳言，李小龍服春藥致死，死後某部位還挺挺。丁珮透露，在拍攝《龍爭虎鬥》時，李小龍昏厥，赴美檢查後卻稱身體健康如十八歲；但據醫生透露，李小龍的心臟已經出現問題，腦部還有肌瘤。由此而觀，李小龍有潛在疾病，猝逝是必然，至於那頭痛藥，丁珮說：「不管這藥到底會起什麼作用，自己當時給他吃是出於好意，不存在要害死李小龍的說法。而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在這世界上絕不會有人會害死自己最愛的人的。」

正是「最愛的人」之死，自此改變了丁珮一生。那年，她才二十六歲，忍受罵名，忍受指責，終信了佛，走上修行之路。書中對李小龍之死描述甚詳，那天李小龍和鄒文懷同到丁珮家中，討論《死亡遊戲》的拍攝工作。晚上約了另一影星佐治拉辛比在日本餐廳吃飯，傾談合作事宜；此際，李小龍突說頭痛，丁珮給他服了止痛藥，讓他在房中休息；鄒文懷先往日本餐廳打點，丁珮則在客廳看電視。李小龍這一睡，丁珮叫也不醒了，鄒文懷趕回，攔也不醒了，醫生來，證沒呼吸了。李小龍死在丁珮床上的經過，書裡說就是這樣。

這書不僅寫李小龍，還是丁珮的自傳，由她在台北說起，一直來到香港加盟邵氏拍戲，再而認識李小龍，後來嫁予向華強，生了一女；此後退出影壇、離婚、修行。她說李小龍：

「他不是佛，但他是菩薩羅御的天龍。佛家說，以龍象之力，拯眾生入極樂。他在的時候，不斷地用功夫去戰鬥，用獲取的勝利為世人樹立一種精神和信念，然後選用電影給世人帶來愉悅。」

「他不是佛」，但在丁珮心目中，他已是「佛」了。她是「帶着李小龍的情感修行」，如非李小龍，焉會改變她的人生？焉會修行？



一部揭露李小龍之死的內幕書。作者提供

豆棚閒話

安立志

快播審理思路

年前寫過一篇《桔槔與水輪》，是說北宋詩人梅堯臣極力讚賞水輪之於桔槔的技術進步，為後人樹立了正確對待技術進步的先例。然而，這樣的事例在900年後竟然以刑罰的方式再次上演，不免令人錯愕。

1月8日，快播案開庭，作為2016年法治第一案，自然引起廣泛的關注。快播是什麼？我沒使用過，百度的結果是：「快播（又叫Qvod或Q播）是一款基於準視頻點播內核的、多功能、個性化的播放軟件。」「快播（QVOD）具有資源佔用低、操作簡捷、運行效率高、擴展能力強等特點，使其成為內地最受歡迎的萬能播放器。」這樣的介紹充滿了技術術語，相信體驗過這一軟件的年輕朋友會有體會。

從百度的介紹來看，快播只是播放軟件，並非淫穢網站；是傳播平台，而非傳播內容。如何看待播放軟件與播放內容的關係，公訴人稱，快播軟件被用於播放淫穢視頻，是為有罪；被告王欣辯稱，不管好壞視頻，都需要播放器打開，自然無辜。這一案例讓我想起三國時的一則史實。

在劉備陣營中，有一跟班或幫閒名叫簡雍，歷史上的簡雍，並非小說與影視描寫的那般平庸。劉備佔領西川之後，糧食短缺，又值天旱，遂下達禁酒令。命令要求，釀酒者將被追究刑責。如同國人執行任何政策都會矯枉過正一樣，一些基層官員從某家搜出釀酒器具，欲以釀酒同罪處罰。此事被簡雍看眼裡。適值簡雍陪同劉備外出視察，見前面一對男女並行。簡雍對劉備說：「這兩人圖謀淫亂，為什麼不抓起來？」（「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劉備很納悶：「你怎麼看出他們圖謀淫亂？」（「卿何以知之？」）簡雍回答：「他們都有作案工具，與打算釀酒的情節相同。」（「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此事並非小說家言，已經載入正史。事件的結尾很有戲劇性，「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P971）簡雍近乎荒誕的黃色玩笑，不僅救下了當事者，也挽救了這項政策。這一方面說明簡雍的公正與機智，另一方面也說明劉備的務實與寬容。

改革開放時期，總有一些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物，總有一些此前的規範無法覆蓋的案例。比如，改革早期，從包產到戶到傻子瓜子，從股票市場到經濟特區，都曾激起不小的漣漪。近年來，從IP電話到網絡專車，從網上購物到餘額寶，都體現了相同或近似的性質。科技進步，一日千里，「前度劉郎今又來」，看到的再也不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面對未曾見過的新生物，別說是卑處山林之士，就是高居魏闕之人，也未必能夠準確判定。對快播庭審辯論的看法，《人民日報》鄒夷地評論道——

《快播的辯論再精彩也不配贏得掌聲》（1月9日）。新華社對此卻頗為讚賞——《無論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對「狡辯的權利」報以掌聲》（1月9日）。

外國人說，1,000個讀者，能讀出1,000個哈姆雷特。魯迅先生說，中國人看《紅樓夢》，能看出易、淫、纏綿、排滿之種種不同，因讀者有經學家、道學家、才子、革命家之不同種種。任何一事物，站在不同立場，總會發現不同的性質。李瑞環同志對此作過精闢論述，他指出：「一塊木頭是什麼？拿它來做傢具就是原料，拿它來燒火就是燃料，拿它來挑水就是工具，拿它來和壞人鬥爭就是武器，拿它來行兇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證據，但還是那塊木頭。這就是質的多樣性。」（《學哲學用哲學》，李瑞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P106）快播也就是那塊木頭。

我並不認為前述兩家媒體是以輿論干預司法，他們並沒有讓被告人在公眾面前道歉和認罪。如何看待快播，這其實是生活常識。快播只是一款播放器，播出的內容是否淫穢，這取決於播放者的個人趣味，而非播放器的自動選擇。按照公訴人的邏輯，是否應當追究手機發明人的刑責，因為每年都會發生利用手機的詐騙？是否也要追究汽車發明人的刑責，因為每天都會上演汽車導致的車禍？是否應當追究金錢（貨幣）發明人的刑責，金錢被用於貪污與賄賂更是司空見慣。這些類比，如同簡雍的歸謫法。這個案件如果讓簡雍來審理，一定會是另外一種情景，不過，這要看是否有劉備這樣一位「主公」。

粵東客家山鄉行緬懷

詩詞偶拾

曾子游

青苗萋萋莖花花，
田水粼粼日華華。
竹翠蕉林引寂寞，
禾坪雞戲聽牛鴨。
池塘魚泡見鱗影，
渠草蟹浮露盾袂。
高柏鵲聲正悅耳，
牧童埂道吹鞭丫。
浣紗少婦木梆響，
捐擔後生步履嘩。
護院鍾馗貼懿紙，
籬坑一盞品茗茶。
涓流穿寨叩榕腳，
涓底古溪洗碧沙。
老井甜泉旺百紀，
新溫醇釀酒香呷。
藍天遠闊雲神氣，
碧海輕漪風貌佳。
搖曳詩情多畫意，
探鄉入定會蟲蛙。
空靈薄靄聞馨味，
靜靜小村依僻崖。
仙境桃源世外美，
南山深處有人家。

生活點滴

王太生

錢都花到哪啦？

一個人，一輩子到底揮了多少錢？又花了多少錢？他的那些錢是為誰而花？

有一天，我和王老大討論這個問題。王老大說，為兒子買房後，口袋裡的銀子，也就所剩無幾了。

王老大今年53歲，他這大半輩子，沒有發過什麼意外之財，只做過一年小本生意，中過一次最大的獎，也只有10元。他捱着手指頭算了算：兒子上本三，用了10萬，買車花了15萬，結婚用了30萬……算來算去，總算不對，也不知道，這輩子的錢，都花在哪兒了？王老大擔心，等老了，兒子不孝順。他想到一個人說過的話，這輩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還活着，錢卻沒有了，心裡一陣發慌。

錢都花到哪兒去了？
我的外婆，一輩子花錢也沒有算過。小時候，常有鄉下親戚登門，外婆往往給他們買衣物、送錢。

外婆對我說，要不是家裡失了賊，金戒指、金手鐲還有好幾副呢。外婆所說的「失賊」，是那時候還在工廠上班。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大門敞着，鎖被人撬了，家裡就失賊了。外婆說，她手上也就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了。

外婆一直大手大腳，她做過小生意，幾乎從未見她有缺錢的時候，我每次向她討要零花錢，她從不拒絕。小時候，我見過她和外公在燈下數硬幣，一摞一摞用舊書紙包好。有人說外婆做小生意掙了錢。別人有什麼困難，開口向她借錢，她總是很快地答應，並且很快地把錢拿給人家。後來，她不做小生意了，一日三餐的桌子上也是菜餚豐盛。

外婆73歲那年死於腦溢血。她走得匆忙，沒有一絲徵兆。從醫院回來，衣櫃抽屜裡為她整理衣物，口袋裡只剩下26元。

錢都花在哪兒了？
鄰居劉二孀，每天到老公園的灌木叢裡去餵養那些流浪貓。劉二孀的退休工資不高，有很大一部分用來買貓糧、煮貓食，來餵養那些貓。那些貓有30多隻，或蹲或臥，穿行在低矮的灌木叢裡，劉二孀每天餵食時，貓們認識她，呼啦一聲，圍在她的四周。劉二孀說，以前不餵貓時，經常生病，現在每天忙裡忙外，給貓餵食，錢給貓花了，身體倒好了。

口袋裡有了錢，就有了人世百態。有人好煙草、有人好穿鮮衣。我

認識的阿元買了幾十年的書，在他的家裡，客廳、房間、陽台、過道上都堆滿了書。有一次，阿元去上海買東西，東西沒有買，卻挑回了兩大箱子書。

也有人好酒。《水滸傳》裡的武二郎，走到荒野的小酒館，屁股還沒坐下，也是先嚷嚷着讓店小二上酒，點二三個小菜，喝得踉踉跄跄後，扔下二兩碎銀子。

經常和我在一起談天說地的魯小胖，喜歡買古董，好收藏。前些年，魯小胖花3萬元從別人手上買來一隻焚香的銅香爐，小胖子忙時掙錢，閒時點香，用一根鐵木棒敲擊爐身，耳朵湊近聽清脆的金石之音。有一次，我和魯小胖在古玩市場閒逛，他看見一件古代大家閨秀榨甘蔗汁的紅木小凳子，包裝沉靜，玲瓏可愛，就賴在那兒不走，最後掏三千元，搬走了那張小凳子。

錢都該花在哪兒？我對王老大說，如果有錢，地價也不貴，想在鄉下砌間房，春天在房子四周，種油菜，油菜花結籽後榨菜油，我用新鮮菜油炒菜招待朋友。王老大則想到山裡租一塊小山頭，在山坡上種茶。如果條件允許的話，還想領養一個孩子。

這輩子的錢，如劍舞所指，來去無影；江河流向，泥沙俱下，一去不回。



有人祈求財運到，口袋裡有了錢，就有了人世百態。中央社